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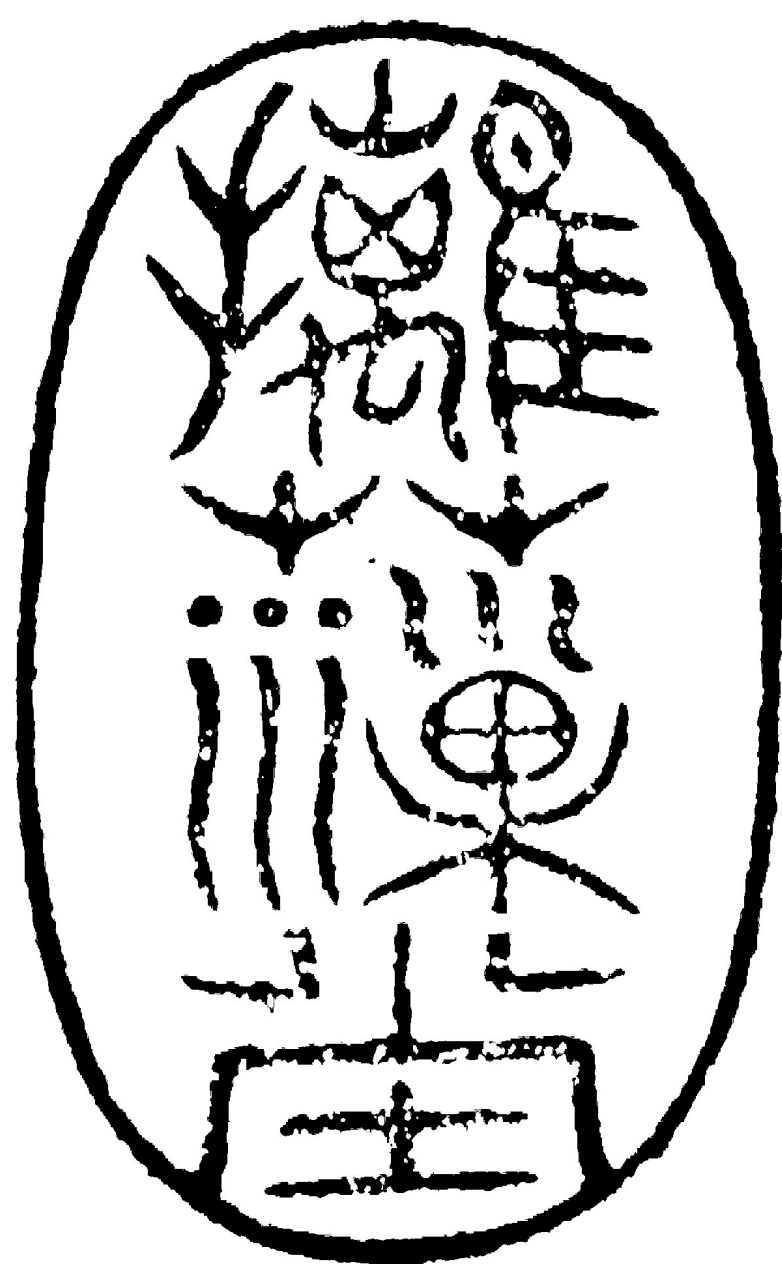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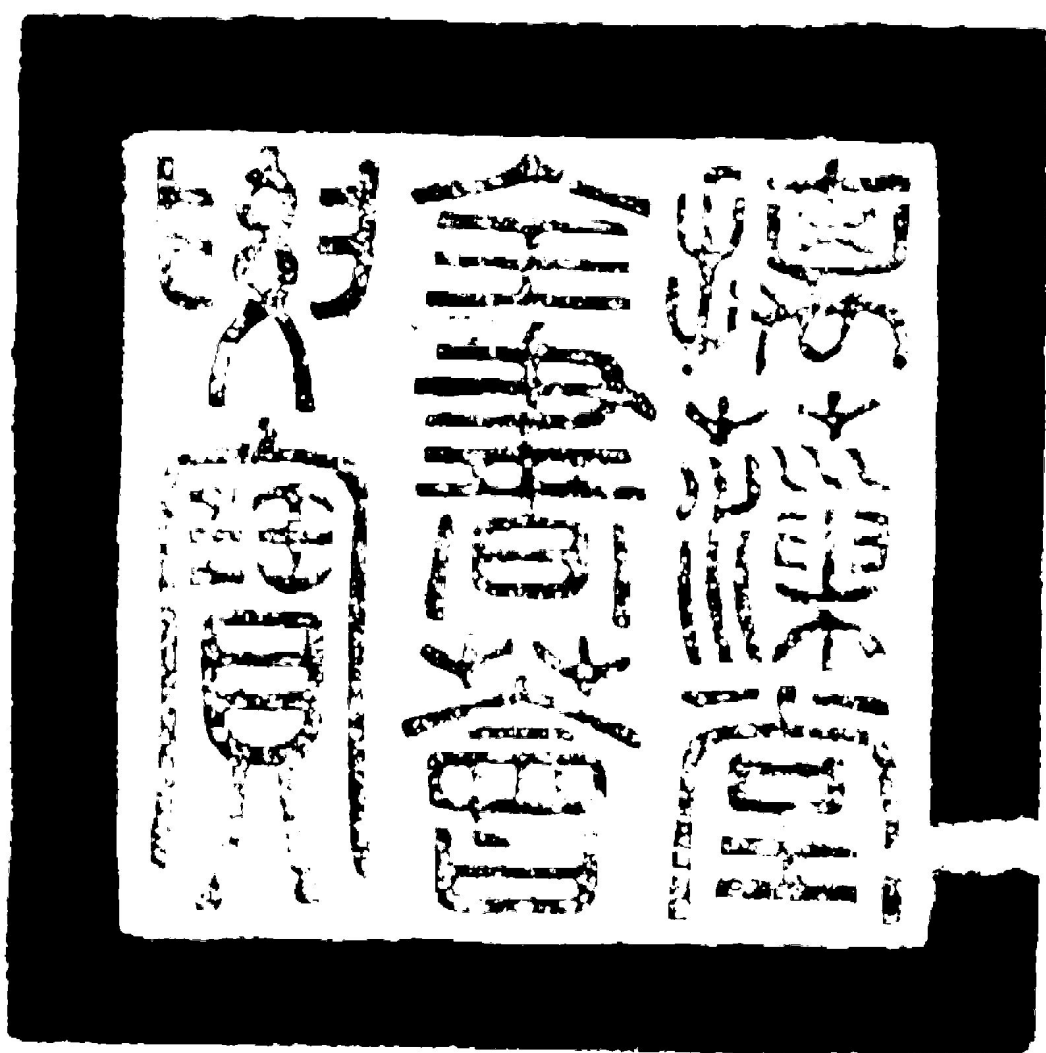
子部

第八

冊

縱橫家類
兵家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戰國策十卷 宋鮑彪撰
虎鈴經二十卷 宋許洞撰

卷一至卷十
卷一至卷二十

二五三一—一
二五三一—二七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卷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戰國策

提要



臣等謹案戰國策十卷宋鮑彪注彪縉雲人官尚書郎戰國策一書編自劉向注自高誘至宋而誘注殘缺曾鞏始合諸家之本校之而於注文無所增損姚宏始稍補誘注之缺而校正者多訓釋者少彪此注成於紹興丁卯其序中一字不及姚本蓋二人同時宏又以忤秦檜死其書尚未盛行於世故彪未見也彪書雖首載劉向曾鞏二序而其篇次先後則自以己意改移非復向鞏之舊是書竄亂古本實自彪始然向序稱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案莒字未詳今姑仍原本錄之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又稱中書

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
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云云則向編此書本
哀合諸國之記刪併重複排比成帙所謂三
十三篇者實非其本來之次第彪核其事迹
年月而移之尚與妄改古書者有間其更定
東西二周自以為考據之特筆元吳師道作
補正極議其誤考趙與昔賓退錄曰戰國策
舊傳高誘注殘缺踈畧殊不足觀姚令威寬

補注

案補注乃姚寬之兄姚宏所作今尚有傳本已著於錄此作姚寬殊誤謹附訂

於此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校注為優雖間有

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

謬深悞學者是則南宋人已先言之矣師道

注中所謂補者即補彪注所謂正者亦即正

彪注其精核實勝於彪其序文所摘彪注大

紕謬者十九條亦皆允當然彪注疏通詮解

實亦殫一生之力故其自記稱四易稿後始

悟周策之嚴氏陽豎即韓策之嚴遂陽堅而
有校書如塵埃風葉之嘆雖踵事者益密正
不得遽沒初始之功矣乾隆四十二年十一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戰國策原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
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
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
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
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
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
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
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
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
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
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
之道如是而已蓋濫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
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
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

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
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
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
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
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
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
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濫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
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
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
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
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
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
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
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
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
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

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原序

三

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諭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

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饗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原序

四

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渙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

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
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
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
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
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
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
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償背秦
秦人恐懼不敢關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
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
秦勿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
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
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
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
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
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
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

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
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
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
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
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闕故其
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
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
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
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

今按西周正統
也不得後於東

周定為
首卷

彪校此書四易彙而後繕寫已巳仲春重校始知東周
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為韓策嚴遂陽堅也先哲言校
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

子十一日書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原序

七

戰國策自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檇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讐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疎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自序

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闕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畧之闕於以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欽定四庫全書養要卷一萬三百九十七子部

戰國策卷一

宋 鮑彪 注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
假師鞏緱氏皆周地也

安王

威烈王子此類並以
事見紀表世家新出

嚴氏為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
是也殺人不以道曰賊於此為五年而陽豎

與焉

鴻烈人間訓注豎
小使也韓策名堅

道周

出亡周君留之十四日
過周

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乘四馬也一車駕
四馬所謂駟馬車韓使人讓

周

讓譙責也然則此時周
之令已不行於諸侯矣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

之曰

使以留之寡人孤寡不殺
之情告之寡人王侯之稱知嚴氏之為賊而陽

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

待韓
之命小國不足亦

字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元在東周策
時周末分也

彪謂客之辯雖足以文周而周君實為天子
通逃主所謂欲蓋而彰者何以示天下乎

報王

周紀慎靚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
西周鎬京也宋忠曰卒謚西周武公

周共太子死

周紀云西周武
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

立也

適猶定也
故與莫反司馬翦司馬楚卿謂楚王懷曰何不

封公子咎周君別子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使左成人楚謂

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通也而交絕於周

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

以地封之以資公若欲為太子此左成告翦之辭因令

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御姓展廡夫空廡字同小臣也空其名曰王

類欲令若為之王楚王類猶似若汝也言楚王之意然此健士也此亦左成

喻翦之言健猶悍也居中國中不便於相國二士居中與國事以

若出而使周則不居中用事相國其悍故相國不之便

之所欲也故以此說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為太子

欽定四庫全書

此策周紀有元在東周

謂齊王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曰王何不以地齋周

最齋持遺也最周之族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

人以賂進周最於周進猶薦左尚齊人謂司馬悍曰周不

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

欲置置猶立令人微告悍悍一本悍請令令王進之以地左

尚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楚王楚人

司寇布司寇周官布其名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

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之

齊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冶銷鐵也為齊太公田和

代呂氏為齊侯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歸還之也責取

也金買也金買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折將死

死而屬其子屬屬同集曰必無無以告人獨知自知今君

之使最為太子周雖以不肯立告齊獨知之契也

契約也當兩知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元

為君實立果亦周而讓之於最讓飾以嫁之於齊嫁

賣也言君為多巧巧猶詐最為多詐言不欲之而君何不

買信貨哉可信之貨奉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各使天

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從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以車百乘入

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甚敬楚王怒懷讓周以其重

秦客謂疾游騰周謂楚王曰昔智伯晉卿智襄子之孫瑤欲伐公

由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遺之大鍾載以廣車

道也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受其鍾不桓

公伐蔡也

僖二年蔡姬沈舟盪公公怒歸之未絕也蔡嫁之故伐之蔡蔡叔度所封屬汝南後

徒沛號言伐楚

號聲言也以伐楚號衆

其實襲蔡

無鐘鼓曰襲

今秦

虎狼之國也

喻其貪殘

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

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

以二國為惑

故使長兵

在前

戈矛之屬

强弩在後名曰衛疾

衛行列為護也

而實囚之周

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

恐秦亡之

而憂大王

楚為

憂楚王乃悅

樗里傳有

雍氏之役

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赧王三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也

韓徵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四

甲與栗於周

徵猶索

周君患之告蘇代

秦之弟洛陽人

蘇代曰

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栗於周又能為君

得高都

屬上黨

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

以國

事從之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

元作中下同韓公族

曰公不聞

楚計乎昭應

楚將也昭屈景皆楚之族姓後有不重注

謂楚王

懷

曰韓氏

罷於兵

罷疲同勞也

倉廩空

並穀所入

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

因其飢

不過一月必拔之

得城曰拔如拔物然

今圍雍氏五月

不能拔是楚病也

病猶困也

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

公乃徵甲與

元作及

粟於周此告楚病也

猶以飢疲告之

昭應

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

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

吾無徵甲與栗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

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

折猶屈入猶歸

秦聞之必大怒

而焚周之節

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周官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

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

曰善不徵甲與栗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五

去

紀有而畧周君為東周

薛公

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

以齊為韓魏攻楚

二十六年齊韓魏攻楚此十二年也

又與韓魏攻秦

齊閔二十六年為韓魏攻秦此十七

年而藉兵乞食於西周

藉猶借

韓慶

凡韓皆韓人其在周去韓仕周也凡

非本國人皆自其國來仕者也

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

楚九年取宛葉以北

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云六或五

為強韓魏

是今又攻秦以益之

益其強

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

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

更猶迭

虛實有

時言不可常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今雖善君不如令敝

邑也周陰合為秦私陰猶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又無藉

兵乞食以弱君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而無攻

令敝邑以君之情心所謂秦王昭曰薛公必不補不

破秦以張韓魏張去音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

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而元作秦王出楚王懷以

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君令敝邑以此惠秦

秦得無攻元作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六

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出之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

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而處之三晉之西趙

韓本晉三卿分晉三晉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

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

藉兵乞食於周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

三國攻秦反反猶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為西周謂

魏王哀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元作三國也聽猶順從

宋秦聽之則強而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以利

到秦若為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魏東

報魏然則無賓之恐今速東則無賓之費矣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西周弗利樊餘周謂楚王曰

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易地則

得而獨言亡者所以為之者魏雖多亡盡包二周西

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郊且魏有

南陽鄭地三川河內脩武注晉始啟南陽是也京兆

之間新鄭也河南郡注秦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七

之外危南陽郡注葉韓兼兩上黨漢并州郡甘茂傳

兩此韓所得也今按東策周最再說金投以臨趙即

趙羊腸以上危上黨壺關有羊腸坂高注趙險塞山

形屈折如羊腸此皆以所近之國強

故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伊

二十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趙司曰君不如禁

秦之攻周禁猶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趙魏鄰

持元作

周之得

持猶保

必不攻魏

恐重傷

秦若攻周而不

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

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

講和解也

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

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

却猶退

秦去周必復攻魏魏

不能支

支猶拒

必因君而講

與秦和也

則君重矣

凡言重皆制人而不

制於人者也

若魏不講而疾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

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

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怨之故往求救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八

魏王

昭

以上黨之急辭之

意者有趙或韓兵也

周君反見梁囿

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曰囿

而樂之也秦母恢周謂周人

君曰溫囿不下此

溫屬河內言其樂不在梁下

而又近近周臣能為

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

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

猶為天子故

而設以

國為王扞秦

設施陳扞衛也

而王無之扞也

無為周扞者

臣見其

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眾以攻南陽

而兩上黨絕矣

言趙韓援魏之路絕

魏王曰然則奈何秦母恢

曰周君形不好小利

形猶勢也小利謂溫囿事秦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

而好小利

有秦助則無國患乃得游觀

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

周扞與溫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

云得戍卒之援而

私元元作利溫囿以為樂

得戍公也得囿私也

必不合於秦臣嘗聞

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

魏人貢其上之數

周君得溫囿其以

事王者歲百二十金

周許魏之數

是上黨無患

周善事魏則趙韓必

不加而贏四十金

贏有餘賈利也

魏王因使孟卯

鴻烈汎論注齊人即

芒致溫囿於周君

致送也

而許之戍

虎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九

於囿其志荒矣恢雖能得囿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

犀武敗周使周足

周相

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曰

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

皆美惡之惡

主君之臣

主君稱又

秦重秦之所重而欲相者

欲得相周

且惡臣於秦

此人欲代足相周故敗其

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

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

相免已之順

者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

此下或人復說

足故使相往行而免是

元作且

輕秦也公必不免

雖自

請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

元作也

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且誅矣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亦秦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

者蘭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原皆白起秦將武安君是攻用兵攻功字言善巧

也又有天命也得天助今攻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

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善射去柳

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發發矢左右皆曰善有一

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善善

我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

教子支左屈右支如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臂夫射柳葉者百發

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

元作拘今從史撥弓反也鉤矢鋒屈也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今公減

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

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

踐履也猶過也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周紀三十
四年有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伍元作吾下同得楚將也高將注吾作五

為楚王項裏屬怨於周屬連也猶結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

子將軍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迎伍得於境而君自

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微漏其言

使楚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此以間得於楚言與

得之器其欵識云然王必求之楚王而伍得無効也効猶致也得實未嘗得器

故無王必罪之以其欺也彪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免國於難可也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道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元

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為代若厲諸如此處不一謂周君曰除道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一

屬之於河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及之韓魏

必惡之惡楚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廣可以出鼎必救韓魏

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

國弗惡齊秦君雖不欲與也與之道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安釐曰秦召

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

也時未為郡言河之南耳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

境為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越度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因以

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母宣太后也供養之地湯沐邑也秦

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其意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

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

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今見攻故天下畏秦

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攻雖勝不無傷失而

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罷疲同下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三

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疲則令

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畏忌也紀有

官他周人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故中伯國南陽三晉時屬韓韓

釐五年秦拔我宛蓋宛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秦飢而宛亡此下皆恃遠輕

近而亡秦飢不暇救宛故晉滅之其亡不經見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

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之邾莒亡於齊魯鄒縣故邾也邾曹姓國

二十九世楚滅之莒屬城陽國故陳蔡亡於楚陳舜後漢

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年滅此皆恃援國

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有助意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

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凡一十九章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

十三

戰國策卷一